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第三十二回 元行衝奏參小吏 武三思懷恨大臣

話說狄公為朱利人搶白，口角了一番，家丁馬榮上前問道：「大人何故如此動怒？」狄公說道：「罷了罷了，我狄某受國厚恩，升了這個封疆大臣，今日初次入京，便見了這許多不法的狗徒，貪婪無禮。無怪乎四方擾亂，朝政日非，將一統江山，敗壞在女子婦人之手，原來這班無恥的匹夫，也要認皇恩國戚，豈不令人苦惱！」當時命馬榮擇了寓所，先將眾人行李安排停妥，然後想道：「目今先王駕崩，女後臨朝，所有年老的舊臣，不是罷職歸田，便是依附權貴。明日若不能入朝見駕，不但被這狗頭見笑，他必謾奏於我，陷害大臣。」自己想了一會，惟有通事舍人元行衝，這人尚在京中，不與這班狗黨為伍，此時何不前去訪拜一回，同他商議個良策，以便將朱利人懲治。想畢仍然帶了馬榮，問明路徑，直到元行衝衙門裏來。到了前面，先命馬榮遞進名帖，家人見是新簡放的巡撫，平日又聞他的名，不敢怠慢，進內稟明主人。元行衝這連日正是為國憂勤，恨不能將張昌宗、武三思罷職出朝，復了中宗的正位，無奈勢孤力薄，少個同力之人，因此在書房納悶，長籲短嘆。忽見家人來呈上名帖說道，現新任巡撫來拜。元行衝抬頭一看，見是狄公仁傑名字，心下好不歡喜，隨命人開了中門，自己迎接出來。彼此見禮已畢，攜手同行，到了廳堂，相邀入座。元行衝開言說道：「自從尊兄授了縣令，至今倏忽光陰，已有數載。近日公車到此，訪聞德政，真乃為國為民，古今良吏，莫及我兄。目下聖心優渥，不次遴選，放了畿輔大臣，此乃君民之福，國家之幸。誰知這數年之內，先皇崩駕，母後臨朝，國事日非，荒淫日甚，凡先皇的老成碩望，大半凋零。我等生不逢辰，遇了無道之世，雖欲除奸去佞，啟沃後心，無奈職卑言輕，也只好覲顏人世了。」說到此處，不禁聲悲嗚咽，直流下淚來。狄公見他如此情形，乃說道：「下官今日雖受了這重任，可知職分愈大，則報效愈難。武后荒淫，皆由這一班小人在朝煽惑，下官此來奉拜，正有一事相商。不知大人果可能為力？」當時就將朱利人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元行衝聽畢，說道：「此人就是武三思的妻舅，可恨在廷諸巨子，諂媚求榮，承順他的命令。平時覬覦不有一千，便要八百，日復一日，竟成了牢不可破之例。不然便謾君欺臣，阻撓覬覦。前番雖有據實參奏，皆為武三思將本章抽下，由此各官，竟畏其權力，爭相賄賂。京中除了下官、張柬之等四五人，沒有這陋規賊款，其餘諸人，無不奉承。我兄既欲除此弊端，下官無不欲成，必待下官明日入朝，然後大人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方可令朝廷得悉其情，自後這狗頭也可稍知斂跡。」當下商酌已定，便留狄公在街內飲酒，杯盤餽核，備極殷勤。席中談論，無非些亂臣賊子。到了二鼓之後，方才席散回寓，一宿無話。

到了次日五鼓起來，具了朝服，也不問朱利人帶他啟奏與否，公然到了朝房，專待人朝見駕。此時文武大臣，見他是新任的巡撫，無不欲同他接見。方未見完，忽然朱利人的小黃門進來一望，然後高聲大叫：「今日太後有旨，諸臣入朝啟奏，俱各按名而進。若無名次，不準擅入。違者斬首，以示將來。」說畢，當時在袖內取出一道旨意，上面寫了許多人名，高聲朗誦，從頭至尾，念了一遍，其中獨沒有狄公的名字。狄公知他是假傳聖旨，隨上前問道：「你這小黃門，既然在此當差，本部院昨日前來掛號，為何不奏知聖上，宣命朝見？」那個小黃門將他一望，冷笑道：「這事你問我麼？也不是我不令你進去，等有一日，你見了聖駕，那時在金殿上詢問，方可明白。這旨意是朱國戚奏的，聖上諭的，你來問我，乾我甚事！」狄公聽了如此言語，恨不能立刻治死，只因聖駕尚未臨朝，不便預先爭論，但說道：「此話是你講的，恐你看錯了，本院部那時在聖駕面前，可不許抵賴。」說著，元行衝也來了朝房，眾人也不言語。不多一會，忽聽景陽鐘一響，武后臨朝，眾人皆起身入內。

狄公俟眾人走畢，然後也起身，出了朝房，直向午門而去。那個小黃門看見，趕著上前喝道：「你是個新任的巡撫，難道朝廷統制，都不知道麼？現有聖旨在此，若未名列，不準入見，何故。許逆聖旨，有意欺君！我等做此官兒，不能聽你做主，還不為我出去！」說著搶上一步，伸手揪著狄公的衣襟，拖他出去。當時狄公大怒不止，舉起朝笏對小黃門手掌上，猛力一下，高聲喝道：「汝這狗頭，本院乃是朝廷的重臣，封疆大吏。聖上升官授職，理應入朝奏事，昨日前來掛號，那個朱狗頭濫索例規，貪贓枉法，已是罪無可逭，今又假傳聖旨，欺罔大臣，該當何罪！本部院預備領違旨之罪，先同你這狗頭入朝見駕，然後同那個狗頭朱利人分辯。」說著舉起朝笏，直望小黃門打來。小黃門本朱利人命他前來，見狄公如此動怒，不禁有意誣栽，高聲喝道：「此乃朝廷上的朝房，你這如此無禮，豈不欲前來行刺麼！」裏面值日的太監，聽見外面喧嚷，不知為著何事，隨即命人奏知武后，一面許多人出來詢問。

此時元行衝與眾大臣，正是山呼萬歲已畢，侍立兩旁，見武后在御案上，觀各大臣的奏本。忽有值殿官上前奏道：「啟奏我主萬歲，不知何人紊亂朝綱，目無法紀，竟敢在朝房向小黃門揪打。似此欺君不法，理合查明議罪。請聖上旨下！」武后正要開言，早元行衝俯伏金階，向武后奏道：「請陛下先將朱利人斬首，然後再傳旨查辦。」武后道：「卿家何出此言？他乃黃門官之職，有人不法，闖入朝門，他豈有不阻之理，為何反欲將他斬首？」元行衝道：「臣奏陛下，新任河南巡撫，現是何人？封疆大吏入京陛見，可準其見駕麼？」武后道：「孤家正思念此人，前山東巡撫閻立本保奏狄仁傑，在昌平縣任內，慈道惠民，盡心為國，頗有宰相之才。朕思此人，雖為縣令，乃是先皇舊臣，因此準奏。先授並州參軍，未及至任，便越級升用，簡了這河南巡撫同平章事。此旨傳諭已久，計日此人也應到京。卿家為何詢問？至於大臣由職進京，凡要宮門請安的人，皆須在黃門官處掛號，先日奏知，以便召見，此乃國家定例，卿家難道尚不知道麼？」元行衝道：「臣因曉得，所以請陛下將朱利人斬首。此時朝房喧嚷，正是簡命大臣狄仁傑。因昨日往黃門官處掛號，朱利人濫索例規，挾仇阻當，不許狄仁傑入朝，以故狄仁傑同他爭論。朱利人乃是宮門小吏，便爾欺君枉法，侮辱大臣。倘在廷諸臣，皆相效尤，將置國法於何地？臣所以請陛下先斬朱利人首級，以警將來臣僚，然後追問從前保奏不實之人，盡法懲治，庶幾朝政清而臣職盡。惟陛下察之。」

武后聽元行衝之言，心下想道：「朱利人乃武三思妻舅，即是我娘家的國戚。前次三思保奏，方將他派這件差事，此時若準他所奏，不但武三思顏面有關，孤家也覺得無什麼體面，且令三思出去查問，好令他私下調處。」當即向下面說道：「卿家所奏，雖屬確實，朱利人乃當今的國戚，何至如此貪鄙？且今武三思往朝房查核。如果是狄卿家人朝見孤，就此帶他引見。」武三思知道武后的意思，當時出班領旨，下了金階，心下罵道：「元行衝你這匹夫，朱利人同狄仁傑索規要費，乾汝甚事！你同張柬之請人，平日一毛不拔，已算你們是個狠手，為什麼還幫著別人，不交銀兩？眾人全不開口，你偏要奏一本，不獨參他，還要參我。若非這天子是我的姑母，見顧親戚情分，我兩人的性命，豈不為你送去！你既如此可惡，便不能怪我等心狠了。早退定有一日，總要摘你短處，嚴參一本，方教你知道我的手段，隨後不敢藐視於我。」一人心下思想，走了一會，已到朝房，果見一小黃門同一大員朝服朝冠，在那裏爭論。一面說道：「我是欽命的大臣，理應帶領引見，為何所欲不遂，便假傳聖旨，使我為大臣的不得陛見？」一個說道：「你要想見天子，必須先交例規，方可走這條門路，得見聖上。如不有這個例規交來，縱要欲面聖上，也是如登天向日之難。我不妨說與你聽聽，你有本領，你見了聖上，我家老爺也不當這個差使了。你若不有銀子孝敬，還如此在這裏威武麼，縱有天大的膽，終不能越此範圍。」向前把狄公揪住。狄公只是舉朝笏亂打，口中大叫大罵不止。此時武三思正來看見，連忙只得上前來問。不知後事究竟如何了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